

73263
926
419

保衛察里津

章回小說



保衛察里津

(章回小說)

原著者蘇聯·A·托爾斯泰

改寫者海天

上海元昌印書館出版
通聯書店發行

保衛察里津

(章同小說)

每册定價四千五百元

一九五一年五月版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再版

原著者	蘇聯 A·托爾斯泰
改寫者	海
校訂者	陸君
裝幀者	王
出版者	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三三號 元昌印書館
印刷者	代表人 張大椿 上海新開路九二〇弄26號 奎記印刷所
發行者	上海山東路中保坊十一號 通聯書店

不准翻印

序

「保衛察里津」是蘇聯的一部名著，原著者A·托爾斯泰，爲我國一般讀者所熟悉。蘇聯革命初期，在察里津保衛戰時期內，德國人佔領烏克蘭；一部份反動的哥薩克人，勾結敵國，佔領頓河流域；捷克軍隊的列車，在長達千哩的西比利亞鐵路上，到處暴動；以致蘇聯國內產糧區域和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聯絡被截斷了。這兩大都市的人民陷於飢餓中。瓦沃河上的察里津，是革命的主要前哨，亦即彼得堡和莫斯科補給線上的一個樞紐。保住了察里津，德國人就不能和各處的反動軍隊聯成一氣，進攻莫斯科，同時可以從產糧區運送糧食到兩大都市去，使蘇聯的革命心臟，不致爲飢荒所困。察里津的保衛戰，就是具有這樣重大的意義。

正當彼得堡和莫斯科發生糧食恐慌，察里津又搞得一團糟的時候，斯大林受任南俄糧食總監。他坐鎮察里津，發動工人力量，宣布糧食專賣和計口授糧，並摧毀隱伏在那裏的反動勢力。那時第五軍軍長伏羅希洛夫，正帶同部隊和六十列車的物資，軍火和難民，從米列沃洛退保察里津，一路受到敵人的包圍，襲擊和阻攔，沒有一天不在血戰中。斯大林到達察里津時，頓河鐵橋被一部份反動的哥薩克人所炸燬，第五軍軍車停留在頓河右岸。在斯大林正確領導下，這六十列軍車，千里突圍終於進行到目的地，和城郊的工人部隊聯合起來，完成保衛察里津的偉大任務。察里津的保衛戰，雖則在表面上

是內戰，但國內的反革命份子，實際上是和帝國主義聯合作戰的，所以書中仍稱爲衛國戰爭。保衛察里津，一面杜絕國內外的敵人進攻莫斯科，一面維持兩大都市的糧食補給線。這一戰決定了蘇聯的革命前途。

『保衛察里津』，我國有好幾種譯本。本書是根據着三聯書店發行，曹靖華先生的中譯本改寫，謹向原譯者致謝。

一九五一年四月·海天

目次

序	布爾什維克支持危局(註)	列寧斯大林力主和平	一
第一回	彼得堡工人禦敵	莫斯科奸黨密謀	八
第二回	工廠中組成戰鬪部隊	車站上殺退侵略敵人	一四
第三回	深入農村領導革命	關爭雇主刺殺豪強	三
第四回	列車衝出包圍網	紅軍退保察里津	元
第五回	加明村遭逢敵寇	亞麗萍巧遇伊凡	三
第六回	戰士歡呼五一節	鑛工推選指揮官	四
第七回	百死一生堅持到底	內憂外患相逼而來	五
第八回	斯大林主持大計	第五軍修復橋樑	五
第九回	哥薩克慘遭失敗	保衛戰喜獲成功	六
第十回	本書重要人名表		七
附錄			

註：「布爾什維克」是一個政黨。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開始形成。在這次大會上，多數代表都贊成了列寧建黨的主張，這一派就稱為「布爾什維克」（即「多數派」的意思），列寧是「布爾什維克」黨底組織者和領導者。

第一回 布爾什維克支持危局 列寧斯大林力主和平

話說蘇聯在一九一八年正月間，處境是困難極了。那時正在十月革命以後，蘇維埃政權尚未鞏固，德俄戰事也還沒有結束，和議代表團正在布列斯特講和。戰爭暫在休止的狀態中。在前線，那些沙皇留下來的殘兵敗將，已經不堪再戰。國內却是黨見紛歧，反動派到處活動。彼得堡（現已改稱列寧格勒）的情形真是又緊張，又紊亂，浮動的人心，正陷入激昂、憤怒和瘋狂的漩渦裏。只有布爾什維克中流砥柱，支撐危局。偉大的革命領袖列寧，爲了奠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，並圖繼續進展，力持和平政策，主張對德單獨議和。可是孟雪維克，左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，無不竭盡搗亂的能事，發表許多怪議論，還要和德國人打個明白。甚至左派共產黨也高唱革命戰爭論，反對簽訂對德和約。還有托洛茨基，堅持着不戰不和的論調，既不繼續作戰，也不簽約謀和。就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時期，正值嚴寒的冬季，彼得堡大風大雪，侵襲不休。這一場暴風雪，足足連續了兩個星期。這一座世界名城，竟成爲一片白茫茫的雪海。電線被怒吼的狂風刮斷了。火車和電車也停駛了。等到風靜雪停以後，天空湧出一輪明月，月光透過了一重重的濃霧，照遍了彼得堡。在這些日子中，儘管是天寒地凍，風雪交加，彼得堡城市中，各色各樣人等，兀是活動個不停。陰謀份子正在暗中奔走，反動的夜報散佈荒謬的謠言，有資產的居民在那裏寢食不安，還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，居然期待着德國人馬上就來。

有一天晚上，第三屆全俄蘇維埃大會，在達芙麗宮大廳上開會。會場是半圓形的，當中是演說台，兩旁安放着一排排的板凳，都已坐滿了人。各代表中有穿着軍大衣的士兵，也有短衣服的工人，人聲轟成一片。台上有人演說時，頓時沉寂起來。不過演說的人說話中聽時，會場上固然是掌聲如雷，否則噓噓之聲四起，主席又要搖鈴，搖個不停，好容易才回復秩序。有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員，生得肥頭胖臉，衣服穿得很講究，跑上演說台，攻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。會場上的人民代表，聽得不入耳，大聲呼叱他，叫他滾開去。那個社會革命黨黨員，仍舊繼續演說。他大聲喊嚷，攻擊人民委員會假借名義，要簽訂賣國和約，會場中起了反響，騷動起來，馬上有十幾個穿軍大衣的戰士衝過來。那個黨員一看情形不對，連忙跳下演說台，回到自己座位上去。主席又把孟雪維克中委馬托夫請上台去。馬托夫穿了一件破舊的大衣，戴着夾鼻眼鏡，精瘦的項頸，稀疏的鬍子，滿面都是病容。他一上台，也是攻擊人民委員會。認為蘇維埃政府的政策，害得俄國的革命沒有出路。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，報以一片掌聲，但布爾什維克却怒吼起來，喊道：『叛徒！』第三屆全俄蘇維埃大會開會時，就是這樣鬧鬧不已，暫且按下不表。現在却要說到本書一個重要人物伊凡了。伊凡是一個鐵工，住在納福門外，工人區裏一所破房子內。他的女房東是一個寡婦，叫做馬麗亞。她有兩個小孩子：大的十一歲，叫亞力；小的六歲，叫米加。伊凡本是其爾村人，農民出身。他現年二十二歲，大個子，身強力壯。他有七個哥哥：三個陣亡在戰場上，三個失了院，只剩大哥還在本鄉

種田。伊凡白天做工，晚上還要挨着班，到斯莫拉大廈去站崗守衛。斯莫拉大廈從前是貴族女學校的校舍，十月革命時，布爾什維克的總指揮部就設在那裏。那天晚上，伊凡在家裏擦槍，亞力和米加兩個孩子，在旁邊看着他。馬麗亞一早就出門去，兩個孩子都餓着肚皮，伊凡燒了一壺開水給他們喝。伊凡背着槍去值崗時，要先到工廠裏領通行證。他走到工廠門口，有人通知他，打鐵間裏正在開會。他就先到會場上去看看，只見一百五十多個工人，傾聽着一個紅光滿面的人演說。這個演說的人，敞開衣領，興奮地揮着手，一雙烏溜溜的圓眼睛，盯住一般工人聽衆。他說的那一套，完全是左派共產黨的革命戰爭理論。他攻擊列寧的和平政策，反對布列斯特的和議。他在演說中肯定地說：即使德國帝國主義毀滅了俄羅斯，勢必燃起世界革命的火燄；所以他堅決主張，要用革命戰爭來回答德國的要求，用禾叉來對付德國的大砲。這一套荒唐的革命戰爭理論，工人們當然不願接受，伊凡聽得怒髮衝冠，不高興再聽下去了。他到辦公室裏去拿通行證，還領到一塊黑麵包。當他走向斯莫拉大廈時，一路尋思。他細想道：『我們願意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，就是犧牲了生命也甘心。但若德國人用大砲轟，我們却用禾叉打，這不是白送命麼？革命戰爭不是什麼好主張，還是列寧的和平政策對。』伊凡一面想，一面走，不覺到了斯莫拉大廈。他就在門口走廊上站崗。那時，列寧就住在大廈三樓屋子裏。正當清晨三點鐘左右，天氣冷得很，伊凡又穿得單薄，渾身凍得發抖。他忽然聽見有人從三樓上，踏着石梯子下來。一會兒，就有一個披着皮襖的人，一雙手插在

褲袋裏，走向他跟前來。伊凡一看來人的面目，不禁微笑起來。原來走到他跟前的，並非別人，就是偉大的領袖列寧。因為列寧房間裏的電話壞了，他跑下樓來找電氣工人，修理電話。剛巧伊凡是個鐵工，倒也懂得怎樣去修理電氣用具。他就跟着列寧到了一間高大的屋子裏。在屋子裏的角落上，放着一面白楊木的食櫥，還有一個角落上，安放一張裝有玻璃鏡面的櫃子。另有一張舊沙發和一張舊安樂椅，並排放着。屋子裏邊隔開一間小房，在隔間裏安放兩張鐵床，列寧和他的妻子就睡在這裏面。有一張小桌子，上面放着電話機。伊凡把槍放下來，馬上動手修電話。列寧坐在沙發上，披閱文書。他一面看公事，一面問伊凡修理得怎麼樣了。伊凡回答他，祇要有恆心，天下便無難事。列寧對於『天下無難事』這句話，倒很注意，也跟着說了一遍。在深夜裏，列寧還在工作，當然肚子餓了。他就站起來，打開食櫥的門，可是裏面只有兩個空碟子和空杯子，連到麵包屑也找不到。列寧仍舊回到沙發上看文件。伊凡看見這種情形，心裏怪難受的，暗想道：『領袖還要挨餓，這却如何是好！』他把自己領到的一塊黑麵包，撕下一半來，默不作聲的走過去，把它放在桌子上。列寧隨口謝了一聲，拿起來就吃。那時進來了一個客人，一聲不響的坐在列寧旁邊。來的這一位，穿了一件寬大的黑上衣，一頭蓬鬆的黑髮，兩隻眼睛明亮清澈。伊凡一見就認識他。原來他就是斯大林同志。那時列寧說道：『托洛茨基主張不戰不和，這是一種國際政治性的示威。但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武裝防衛，德國人已經抓住了我們的咽喉。示威不算壞事，但爲了示威，就免不了犧牲。你

拿什麼做犧牲呢？如果犧牲革命，那就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比得上我們革命事業的重要……」列寧說至此，態度激昂起來。他和斯大林目光互注，彼此深切了解。他接着說道：「還有我們的左派，揮舞着一把紙劍，高唱革命戰爭論。他們不知道疲於戰爭的農民軍，過不了十天，頭一個敗仗打下來，就會推翻了社會主義工人政府。那時再和德國人訂約求和，須要另外換一個政府了。」列寧說時，斯大林雙眸炯炯，凝視着他，點頭表示同意。列寧又說：「和德國人打仗，正中帝國主義的下懷。美國人本要拿出錢來，收買我們的兵士，每名一百個盧布……我們現在不僅依靠無產階級，還要依靠貧農。但在目前情況下，誰要繼續戰爭，誰就脫離羣衆。我們何嘗不主張保衛祖國，問題却在怎樣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……」列寧在一堆文件中，檢出一頁，邊看邊說道：「在布列斯特和會中，德國的主戰派已經提出最後通牒。所提議的和平條件，就是要我們交還所佔領的一切土地，但德國所佔領的却概不交還。他們還要索賠款，大概是三十萬萬。我們眼前所要解決的，就是：接受侵略的和平呢，還是引起革命戰爭呢？」列寧又檢起一張文件來說道：「我們如果對德講和，就可以擺脫兩個主義的集團。利用他們正在鬭爭的機會，爭取我們自由行動的時間，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……拯救我們的革命事業，只化三十萬萬賠款，不算太貴……」列寧和斯大林還在談話，伊凡已將電話機修好了。他回到走廊崗位上時，沒多時便看見伏羅希洛夫走了進來，說要見見列寧，伊凡就上去通報。且不表列寧和伏羅希洛夫會見的情形怎樣，却說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不過三十多萬

人，領導着一萬萬五千萬人民，從事社會主義革命。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，却處處和他們搗亂。國內糧食的徵收和分配，充滿了混亂和不公平的現象。上面所說的兩個反動政黨，都混入糧食部中，故意辦得一團糟，以便利用飢餓這個武器，和布爾什維克鬭爭。就是德奧兩國的糧食問題，也是嚴重得很。德國人更因準備着西線的春季攻勢，很希望對俄單獨講和。列寧把握住這一點，知道和平有望，爲了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，在議和條件上，不惜退讓犧牲，以求獲得國內喘息的機會。有一次，中央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大會裏的布爾什維克份子，召開聯席會議時，列寧的和平提議沒有通過，左派共產黨的革命戰爭論，獲得多數票。三天後，列寧在中央委員會裏，再提出和平方案，左派共產黨在這一次會議席上，雖則失敗了，但托洛茨基派却堅執不戰不和的論調。列寧只好退讓，主張把布列斯特的和會，拖延下去，爭取時間上的勝利。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多數的同意。托洛茨基負責着這種使命，偕同代表團，匆匆的趕往布列斯特。不料德國人使用外交手腕，勾結烏克蘭獨立政府，派出一個代表，隱瞞着蘇維埃代表團，先行簽訂和約。烏克蘭獨立政府，本是一個反動政府，它的領土只保有一個城市，所訂和約本來無足重輕。但德皇維廉却借此爲由，威脅蘇維埃代表團，提出最苛刻的和平條件。托洛茨基馬上打電報給列寧，請示辦法。列寧和斯大林打回電給他，叫他堅持中央委員會的主張。可是托洛茨基存心背叛，不遵照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，竟把自己那一套不和不戰論拿出來。他在和會上宣稱，蘇聯退出戰爭，但拒絕簽訂和約。這幾句話，正是德國

的主戰派所期望的。德國統帥部的代表郭夫曼，本已集合二十九個師團，準備攻擊蘇聯。他在和會中列席，一聽托洛茨基拒簽和約，他的心願已遂，不再受和平會議的束縛了。蘇維埃代表在二月十一日，回彼得堡，同月十六日，郭夫曼就通知蘇聯人民委員會，從二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時起，德國和蘇維埃俄羅斯重行開戰。戰事再起以後，蘇俄又陷於水深火熱中。究竟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彼得堡工人禦敵 莫斯科奸黨密謀

話說郭夫曼通知蘇俄中央委員會，重行開戰，德國的前線軍隊頓時活動起來，警報頻傳，風聲日緊。列寧在十六那天晚上，召開中央委員會，主張阻止戰爭，立刻打電報到柏林去，要求重開和會。托洛茨基認為德國人不會進攻。大家也不必慌張，等到德國人真個實行攻擊，那時再提建議，也不算遲。左派共產黨贊成他，列寧的提議被否決了。十七日晚上，前線的消息，越來越壞，德國人顯然是準備進攻。列寧再度召集中央委員會，報告敵人在前線就要進攻的消息，認為現在尚可挽救一切，還可以提出和平談判。斯大林支持他的主張，說是，目前只有兩條出路：或者讓德國人繼續開戰，犧牲我們的革命，或者和會重開，使我們獲得喘息並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機會。左派共產黨仍舊執拗得很，以為德國人不會進攻，前線上的一切準備，不過是示威行動。斯大林却有力地反駁他們，認為德國人準備進攻，並不是虛張聲勢。現在不提議和平，戰爭一定難免。德國人一經進攻，沙皇留下來的軍隊一定要土崩瓦解。斯大林的見解固然是十分正確，但列寧的提案，還是通不過。到了十八日正午十二點鐘，敵人開始全線進攻。機關槍響個不停，子彈像雨點般射將過來。大砲吼聲如雷，泥土被砲彈炸得衝天而起。從列威爾到多瑙河這一條戰線上，黃褐色的濃烟遮天蔽日。敵人的單翼飛機，一隊隊的在空中盤旋。德國兵頭戴鋼盔，從戰壕裏竄將出來，撲攻俄軍的陣線。沙皇留下來的軍隊，果

然不出列寧和斯大林所料，一個個棄甲曳兵而逃，車站上和鐵路線上，亂紛紛的擁擠着殘兵敗將。德國人在猛攻之下，突破了俄軍防線以後，便勢如破竹般，沿着鐵路線，長驅直入。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叛逆行爲，所引起的損失，非常慘重。六十萬九千方哩的祖國領土，三千八百萬的祖國人民，都淪陷了。大砲，槍械，彈藥，服裝和給養的損失，共值二十萬萬金盧布。列寧在德國人進攻後，一日內召開三次中央委員會。第三次是在晚上舉行。他熱烈地說明，不戰不和的政策，再不變更，革命就要失敗了。德國人已經打過來，我們沒有力量抵抗。再拖延下去，就是置俄國革命於死地。現在農民不願戰爭，我們只有立即簽訂和約。即使德國提出更苛刻的條件，爲了完成革命，也只好接受了。列寧這一次的和平建議，中央委員會方才通過，連夜發出無線電報，向柏林要求簽訂和約。在柏林沒有答覆以前，敵人仍舊是着着進攻。雖則蘇維埃烏克蘭的紅軍，中途邀擊敵人，但紅軍只有一萬五千人，德軍却在十倍以上，寡不敵衆，擋不住德軍的進攻。德國第一軍團佔領了幾輔，渡過了聶泊河。二月二十二日，德國政府的覆電已到，重新提出更苛刻的議和條件，並限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。那時彼得堡混亂極了。左派共產黨，社會革命黨，孟雪維克在工人區裏，演說着，煽動着，拒絕接受德國人的議和條件。一般動搖的小市民，都以爲德國人就要來了，布爾什維克就要垮台了。他們的愛國主義也跟着破產了。列寧在焦灼、憤怒和厭惡之下，咬着牙說道：「我連一秒鐘也不再忍受了！廢話已經說够了！……現在只有兩條路：或者立即講和，或者宣告蘇維埃政府

死刑！……」彼得堡工廠裏的工人，原是革命的中堅份子。他們富於階級覺悟性，能够辨別一切是非。他們把左派共產黨和托洛茨基派，從演說台上轟下來，高呼着：「擁護列寧！擁護和平！」二月二十四日晚上，全俄執行委員會，在達美麗宮大廳上開會。各黨派間的政治鬭爭，非常激烈。列寧站在演說台上，慷慨激昂的說道：「除了接受議和條件以外，我們沒有別的出路。嚴酷的現實，真實的生活本身，並不是想像所創造的，也不是從書本中採取而來的……」會場中討論了半夜，終於通過了德國人所提出的議和條件，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，電覆柏林。可是敵人還是進攻不已，佔領了普斯科夫。離開彼得堡不遠，再進一步，就要打到納福門前了。列寧雖則力主和平，但當社會主義的祖國在危急中，敵人已逼近彼得堡，他是不怕犧牲，不會退避的。就在普斯科夫淪陷後兩小時，列寧號召工農，起來保衛祖國。在列寧領導之下，彼得堡警笛之聲四起，工人們動員了。斯莫拉廣場上，集合了多數工人，大家都領到了槍械，願爲祖國犧牲生命。城區和郊外的愛國人民，連夜趕到斯莫拉廣場上集中。他們都已武裝起來，包括着各階層的份子。工人們穿着破碎的衣服，腰上束着子彈帶或機關槍彈帶。前方歸來的戰士們，穿了舊軍大衣，戴着破皮帽子。波羅的海的海軍士兵，氣概軒昂的站在那裏，軍帽上的金字閃閃作光。還有許多婦女，家常便服，揹着步槍，也來參加衛國戰爭。他們奔跑着，站起隊來，武器碰擊作聲。彼得堡的人民怒吼起來了。斯莫拉三樓上，擠滿了人。伊凡仍舊在走廊上站崗。列寧在辦公室裏，指揮若定。他發表了千百道

命令，指派了千百個工作人員。他忙到極點，也鎮靜到極點。發號施令，明決果斷，就像并州剪一樣的爽利。他從容佈置間，混亂的情形，漸漸明朗；渙散的人心，立刻集中起來。斯大林也在那裏緊張地工作着。在極度繁劇中，忙了多時，他們才獲得片刻的休息。列寧從堆積如山的文件中，抬起頭來，問斯大林道：「明天早上，德國兵也許衝到納福門邊。我們來得及抵禦麼？」斯大林的聲調就像平日一樣的沉靜，一樣的流暢，回答他道：「我們來得及的。武器都已發出去了。德國人有很多間諜派在此間，一定接到情報，知道工人的情緒激昂。他們的先頭部隊不多，諒必不敢直衝彼得堡。」就在那一夜，彼得堡武裝的工人，一隊隊的坐着火車，開向普斯科夫，抵禦敵人。工人們都是第一次從軍，沒有受過軍事訓練，毫無戰場上的經驗，並且數量少，配備更不齊全。這樣倉卒組織的紅軍，看上去，似乎戰鬥力不强。可是他們認識得很清楚，他們所從事的是衛國戰爭，他們的敵人是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。現在他們肩負着重大的任務，沒有一個不願犧牲自己，以求完成任務。這種無產階級的意識，具有堅強無比的威力，斷非敵人的砲火所能摧毀。德國人還派許多間諜，潛伏在彼得堡，要想乘機發動搗亂。但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指揮之下，一夜工夫就把德國的匪特消滅得乾乾淨淨。敵人的陰謀既已失敗，又碰到無產階級軍隊一陣子迎頭痛擊，奪取彼得堡的計劃已成泡影了。當時德國主戰派軍人中，郭夫曼就主張佔領彼得堡，組織一個傀儡政府，但像柳錦都將軍，却另有打算。他認為在西線未獲勝利以前，在俄國這樣廣大領土上，不可輕舉妄動。他主張簽